



灵之旅

张中杰

老耿头退休了,却没有离开。

退而不休是由于他忠诚于自己的职业,也是他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几十年铸就的秉性。他曾放弃留在城市过舒服生活的机会,申请回家教书。不解者问之,老耿头嘿嘿一笑:“住不惯。再让咱乡下娃子们也要识字哩!”闻者无一不暗笑老耿头的“迂腐”。

老耿头结过婚,且属于晚婚。而立之年才同同校女教师结为伉俪。妻子极美丽极温柔,婚后一年有了可爱的小男孩盼盼。好景不长。文革初,老耿头被扣了帽子关了牛棚接受改造,妻子撇下儿子,跟一个靠检举揭发别人做了部长的人走了。

为了在改造之余辅导几个学生,老耿头忍痛将盼盼寄养在朋友家,尽管那时儿子是他唯一的精神慰藉。从牛棚出来后,他找到了在街头流浪的儿子,一下子抱住了号啕大哭,差点让儿子窒息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老耿头到邻村教书,盼盼和本村十几个学生都跟着他在那里上学。路上要经过一座木桥。有一天大雨滂沱,桥给冲坏了。老耿头就一个个背孩子们过河,等他最后转身背儿子时,盼盼已被大水冲跑了……

失去了儿子,老耿头大病了一场。返校后继续给孩子们上课,从此,他以校为家,把爱全身心地倾注在工作上。

摘掉了“老左”帽子,老耿头补发了不少工资。他把这些钱买了书和作业本,还时常接济家境穷困的学生。他曾供一个姓丁的孤儿上了大学,这个孩子后来做了市里的副书记。好几次,丁书记接他到城里住。每次,老耿头都以住不惯为由偷着跑回来。

老耿头吃得俭省,穿得更朴素。这些年许多孩子再

也不需要他资助了,他就把工资存起来,许多人都猜测老耿头要娶老伴了。他却不同意,只是憨笑。

教书构成了老耿头全部的生活内容。他曾多次获得“优秀教师”称号,还出席过省劳模大会。两年前,老耿头被确诊为肺癌,这才不再上课。但他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从此,老耿头的影子出现在校园的花坛里。锄草、施肥、浇水、修枝,似乎总也忙不完。末了,就在一旁看孩子们蹦蹦跳跳地从他身边走过。偶尔听到一两句“爷爷好”的童音,老耿头的心头就涌起一阵潮湿,继而便眼泪盈满眼眶。伴着微风中摇曳的朵朵鲜花,人们感觉老耿头的生命底蕴里潜伏着一些什么,那情景宛如夕阳中托起一丝朝晖。

一个平凡的深夜,老耿头永远地睡着了。他的左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手写的便条:“歇歇希望工程。”字迹斑驳,好像他牵挂孩子们的眉头褶皱。

枕头下面有一张3万元的存折。他的嘴微微张开,像要向谁诉说什么……

下关风,大理情

周学朝



大理的风是美丽的。传说唐南诏时期,一对白族青年的相爱,引起了南诏国王的不满,南诏国王下令把小伙子打入洱海。姑娘为了救情人,向观世音菩萨要了六瓶风,誓把海水吹干,救出情郎。但谁知风瓶背到天生桥时,姑娘不小心摔了一跤,打破了五个风瓶。一刹那,狂风怒吼,一年四季风吹不断。每到秋冬季节,猛烈的寒风从天生桥向下关席卷而来,穿街扫巷,撩衣揭帽,虽然没有黄沙漫天飞舞的悲壮,却有“寒风如刀胜似雪”的苍凉与“漫天黄叶随风舞”的凄艳美感。据说这是“望夫云”精灵出现,洱海海面就会出现一片茫茫的白浪。

大理的风很勤快,甘为他人服务。大理坝子自古以来都处于“暑止于温,寒止于凉”的不温不火的和谐状态。即使在冬天平均温度也在10度以上,夏天高温在29度以下的地方是屈指可数的。

很多时候到大理畅游,我都在想,常年居住在大理的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感谢大理下关的风。正是冬天下关风不知疲倦地奔跑,才让大理的四季有了明显的界限,避免了一年四季差别太大的呆板和笨拙;正是下关风的不停呼喊,才有了公主的幽怨和望夫云的缠绵;正是下关风恋恋不舍地吹醒了蝴蝶泉的蝴蝶树,才有了阿鹏找金花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;正是下关风不依不饶地热情追赶,大理人民才能设计出“三坊一照壁”这样既能最大限度采光,又能把风请出门外的独具特色的民居。

在我的内心深处,下关风更是一种情愫。

长期生活在大理的人,经年被狂风吹磨,少了阴柔,多了阳刚;少了几分娇媚,多了几分豪迈;少了循规蹈矩,多了创造想象;少了正经严肃,多了幽默风趣;少了懒惰,多了一些追求。只要行游在苍洱之间,一路上就少不了风的伴随,让人感到更有生命力。

弹弄琴弦,将我的心扉弄得“啪啪”作响,心情也因之而变得更加坦然。树上的落叶飘在空中飞舞;路边雨棚掀落街心。行人皱起眉头,纷纷掩面而行,转身寻找背风处躲避,手里举着的雨伞被风吹卷成了一根直杆,或忙乱中瞬间失去伞把砸向路人,落在水泥路上顺风向前滚动。风一过,古城又显得干净真实可爱,行人依旧笑容满面,该吃吃,该喝喝,该购物购物,该赚钱赚钱,来去轻松自然,逍遥自在,不亦乐乎。

大理的风是有样子的。有人说风没有样子,也从来没有见过风的样子。那么,你若在大理,就可以看到大理风的样子。大理的风就是洱海上点点帆影移动的样子;又是白族少女头上随风飘飞的风穗的样子;是风车广场上的现代女性飘逸的裙裾和飘洒的长发的样子;是大理洋人街上猎猎舞动的酒旗的样子;是大理三塔和感通寺响着清音的风铃的样子;是那洱海边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中柳枝起舞的样子;是“树高风有态,谷滑水无声”风姿的样子;是“不见春风花不开,花开又被风吹落”的烂漫情怀的样子;是苍洱之间的“望夫云”和“玉带云”以及高天上的流云恋恋不舍、悠闲自在的样子。我在大理风中畅游,闻到了来自苍山以及更远的山地花香和青草的气息,这是风的味道,是阳光的味道,更是风的样子;风的样子,就是生命的样子。

大理的风是善良的。温暖煦和的春风,吹绿了大理周边的田野,吹开了苍山洱海边的花蕾,古城变成了一个花的世界。炎夏酷暑,无论太阳如何火辣,大理的风带着清凉,呼啦啦地吹过,吹蓝了洱海,吹动了风帆,吹得畅游的人们神清气爽。萧瑟苍凉的秋风,吹熟了果实,吹黄了绿叶,古城变成了一个饱含丰收喜悦的世界。冬天大理的风粗犷强劲,吹走了不干净的杂物尘土,吹来了喜雨白雪,古城变成一个干净整洁的天堂。

大理的风是灵动的。该来的时候它不来,不该来的时候它偏来。一旦起风,来得急,去得快,就像一只凶猛的怪兽,吹得天在动、云在动,时而盘旋在街道巷尾,“呼啦”一下就来到你面前,仿佛整座城市也在移动。高压电线变成一位狂风高手

三更清影留书桌

任静

常常仰望墙上镜框里外曾祖父的留影默默端详,那是他留给我们唯一的一张合影。照片中,年轻的外曾祖父身穿长袍,戴一副近视眼镜,白净的书生脸,一身书卷气,姿态儒雅地坐在一把椅子上。他身旁立着一位齐额刘海,笑容温婉,身材娇美的亭亭少女,是他的如夫人,她的怀里抱着一个牙牙学语的幼童。去年,我因写小说需要翻阅《延川县志》,意外地在民国大事记中邂逅了外曾祖父。我用铅笔圈出了外曾祖父的名字,那不屈的身影像静地伫立于史册里。那一刻,我百感交集,外曾祖父虽未切近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,然而他早已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化作清流,从我生命的源头汨汨流淌。

第二个在这张书桌上学习过的是老舅刘涛,老舅是外曾祖父的独生子。他从小被带到西京城接受了

良好教育,后来出国留学,娴熟掌握五个国家的语言,自1951年11月起,先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翻译,总参测绘局大地测量翻译,为萧克上将、陈毅司令员、张爱萍上将随身翻译。

后来这张书桌传给了父亲,那时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,每天晚上除了备课以外,通常还要写一张小楷。在我7岁时,父亲把这张书桌郑重地交到我手里。我初入学进的育红班,教室是一孔很狭窄的窑洞,一进门赫然横陈一铺大炕,炕上依次摆放着学生带去的炕桌,正对着大炕的墙壁,用墨汁刷出来见方一大块做我们的黑板。学生带去的炕桌,参差不齐,有的是一张四方炕桌,有的只带了一个小板凳,还有的就在几块砖头上摆放了一块小木板权当作书桌用。我的炕书桌犹如鹤立鸡群。

第一堂课上数学,老师教我们

学写阿拉伯数字,从1写到10。我那时悟性极差,竟然把数字3写成了一只丑陋的反耳朵,老师和同学们见了都忍不住捂着嘴巴笑。我觉得很丢人,红着脸羞得不敢抬头,于是一遍遍擦去石板上的字迹,重新写出来。我的字体大而工整,母亲说像男孩写的字。从此,学习优异的评语伴随了我那段求学生涯。后来每每回忆到上学第一天的情景,就仿佛与当年那个向光而生的7岁小女孩重逢,模糊搞笑的记忆也因此变得格外亲切。

前年回故乡,发现那张炕书桌仍存放在老屋里,可能是怕虫蛀了,父亲把它放在高高的壁橱顶上。炕书桌的抽屉里,存放一本父亲用过的俄语词典,里面夹着他的小学毕业证书,像一张大大的奖状,由于长期折叠的缘故,许多折痕已经破裂。上面贴着一张父亲小时候的照片,一张稚气的圆脸,神情紧张,没有一丝笑意。抽屉里还有父亲收藏的《毛泽东选集》和《红旗》杂志。

一寸芳心怀祖地,三更清影留书桌。炕书桌犹如在时光深处伫立了一座生命的界碑,让我看得见莽莽的过去,也能连接到无尽的未来。行走在时光隧道中,我的脚步放得很轻很慢,生怕惊扰了绮丽的童年旧梦……

城市种菜人

宋扬

春分后的一天,在阳台上晾衣服的我突然发现楼下的荒地出现了几个陌生男人。他们的工程车就停在荒地围墙的入口处,他们站在荒地中央的小路上,一个施工方头头模样的中年男人激扬江山,东西南北指给其他人看,比划着好像在安排什么的样子。有个女人骑电瓶车进去,她大概发现了异端,骑过去刹住车,很认真地听着。

等我匆匆下楼赶过去时,那几个陌生男人已经离开。荒地上,人突然多了起来。附近拾荒地而种的人都来了,他们聚到先前那几个陌生男人站过的地方,围着骑电瓶车的女人七嘴八舌地问。

一个穿崭新羽绒服、戴鸭舌帽的老大爷试图把施工方头头的话复原给其他人。我问他:“大爷,哪一块是你的地呀?”“我的地啊,这么大!他们用手圈出一个碗大的圆。见我疑惑,旁边一位老太太接了话:“他那是‘铁饭碗’,退休工人!”原来,他只是拾荒地者,并不是这里的原住民。他笑声爽朗,底气大概来自他“铁饭碗”的身份。拾地,对他而言,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消遣。

“会不会赔点青苗费呢?”我问另外一个老头儿。他本已气愤得涨红的脸更红了,我的问题正给他一个发泄机会,他嘴巴嘟起:“必须赔塞!像我们老家,提前半个月就要挂出告示。他们又不提前说,让我们怎么办?”我替他忧虑:“可是,开发商可以说,土地补偿金早就支付了,没让你们进来种菜啊!”他动了动嘴唇,像是要辩驳的样子,却又好像确实找不到反驳的依据,终于蔫了气。

那个“刺猬”老头儿,无心插入这场谈话,虽然议论纷纷的人就在他地旁。他专心收菜。在他的身边,一桶水满满的。莫非,他本打算还要给菜再浇一次水?说“刺猬”,是因为我曾在阳台上听他与隔壁地旁的一个婆婆因抢地而争吵。吵起来时,他完全忘记了“好男不与女斗”。他似乎很务实,坚信玄谈不如苦干,与其抱怨,毋宁多收走一点儿菜。说“刺猬”,还因为他曾对举起手机试图拍他劳作的我恶语相向,还上升到了法律与肖像权的高度。没想到,他居然是认识我的。他喊我:“你是不是宋大爷的儿子?”我吃了一惊。他接着又喊:“你要不要

菜?下锅就熟的白菜!”想到他护命一样保卫土地,我觉得自己不能夺人所爱,连连致歉拒绝。“刺猬”老头儿坚持着要给我一些菜。他的热情让我有些恍惚。他已经表达了他家吃不完这么多菜,我此时的拒绝对他和他的地都是轻慢不敬的,他确实珍惜他的菜,但他不忍心看见它们被埋入土里白白烂掉。我终于收下了几棵菜。

有人说,明天就要施工。也有人,还有半个月。骑电瓶车的女人也只是听到个大概,一知半解的,面对其他人的询问,一脸的无可奈何。谈论了半天,没个准信,反加剧了大家的紧张,聚在一起的人很快散开,各自忙着扛收去了。

我在地里的田埂上徘徊。这块地曾是远离家乡的我对土地的最后寄托,此刻,我与它做最后告别。“唉,要是能推迟到五月份,至少我们能把这些干蚕豆收了嘛!”站在用枯枝当篱笆墙的菜地里,那个先前还笑爽朗的老头儿其实并不淡定。远处,那些正在收菜的人被时间催逼着忙碌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,他们让我看到朴实的人们对一方寸土的珍惜。

当记忆的指尖从一些旧物上轻抚而过,一张落满岁月风尘的旧书桌便横陈于眼前,那节敞开着的大抽屉,恍惚驾驭着时光的马车碾过沧桑西风,穿尘而来。

在我们乡下,无论贫富,每家每户都有一张四四方方的炕桌,平常日子一家人围桌用餐。晚上空闲下来,便是孩子们的书桌。我们家这张炕桌却不是用来吃饭的,它既是炕桌又是书桌,我小时候叫它炕书桌。

炕书桌只有一个大大的抽屉,里面可存放书本和文房四宝,这是专门用来学习的炕桌,只能一人独用。这张炕书桌,父亲小时用过,父亲的舅舅和外公小时也用过。在我上学之前,经常看到父亲于冬夜里,盘腿坐在炕书桌上写毛笔字,父亲的楷书遒劲有力,行书古朴飘逸。炕书桌一头放着一盏青铜煤油灯,母亲盘腿坐在一旁,就着昏黄的灯光纳鞋底。这是我平生看到最温馨的一幅寒窗夜读写意画。

这张炕书桌属于祖产。第一个在这张书桌上读过书的是外曾祖父。据父亲讲他是筹建延川县党部的先驱,曾出任过高小校长和中共延川特别区委书记。从民国十三年起到解放,一直闹革命到了西京城里。后在回乡途中暴病身亡。对于这位未曾谋面的先人,我非常好奇,

那年,成为你习惯的它还未诞生

关掉抖音,点开微信
想给父亲留个言
手指划过所有的好友
半晌停在屏外

厥然……
那个爱你的人永远地走了
只留下回忆与思念
那年,成为你习惯的它还未诞生

时光一束



打开春天的盲盒

映铮

揭开年前捂得好好好的钵子,里面的叶子纤细瘦黄。母亲开始嘀咕:冬天太长了……

明明闰的是春二月啊,她究竟想起了曾经的某个时刻,还是刚刚过去的哪个片段?

“岁月本长,而忙者自促。”孙悟空被唐僧驱逐回花果山的途中,在东洋大海边伤感地说:我不走此路,已五百年矣。五百年的沧海桑田和一年的冬春肌理,是否有相同的细节,母亲此时若跟孙大圣相遇,是相顾无言,还是煮杯茶来互相吐槽?

想来,人总是有些短视和健忘,需要无数次的提示才能带来回忆,需要很多的铺垫才能重新开始,比如梦和初春的明媚。5亿年前的“寒武纪生命大爆发”后,物种的数量和进化才被加了快进键,人类后鱼类、昆虫、鸟类而醒,却忘记自身本是一粒尘埃,总是想做生活的胜利者、世界的征服者。为了证明自己而生出“惊涛骇浪,卷起千堆雪”的豪迈,“君不见,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还”的辽阔想象,从而有了许多的妄念。大多数人都想朝碧海而暮苍梧,可现实往往是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,挥手自兹去。

有人说,大智何须耽于形,逐于力。母亲该是早明白这个道理的。以她有限的见识,不闻窗外事,机械地重复着简单的生活,不容纠正,更不容破坏。她知道自己的天资够不着仰望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,于是,面对浮云朝露,不急不缓,等种子发芽,林木开花。过着“美令智昏”或“乐令智昏”的小日子。

像随风飘散的种子,生

命的本质是追求自由,人们也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演绎着与自由的关系。我们这代人是观众也是编剧,一边经历一边修改。不断扩大空间,并谋划“收取关山五十州”,或尝试“扶摇直上九万里”,力求让自己的故事无怨无悔。而母亲却过着“刻舟求剑”的人生,像农作物四季循环一样,遵循着生活的某种规律。轻装上阵的密码,她表示不懂并且不屑,方正规矩,一丝一毫不肯偏离。

岁月百转千回,人总是被命运捉弄。母亲把无休止的折腾寄托在鸡犬桑麻里,把自己与土地,以及土地衍生出的一切紧密相连。如同希腊神话里的安泰英雄,无穷的力量就来自脚下的土地。暖风中的鸟鸣,阳光下的花苞以及一切可以想见的收获,才是她最虔诚的信仰。

一个人的明亮时刻,多是在专注做事时。看母亲拉扯着手中的针线,或者细细地捻土栽种时,稳稳的安全感和款款温馨便弥漫在身边。人世浑茫,她似乎从不慌张,内心明净得像一个老郎中,细细把脉生活的疑难杂症。我常常恼火却又折服于她那静而踏实的态度。管你天塌地陷,她都只是慢慢地酝酿着明天的烟火。

在母亲的手里,春天就是一只盲盒。去年丢失的,或者期待已久的东西,可能就在这盒子里。那些得意的花苞历练在枝头,像彼时年少的我们和她捉迷藏,让她故意漫不经心却又窃喜不已。“门寂山相对,身闲鸟不猜。”你看她收拾了一路的失落,推窗见任性的风,也见拘谨的草。它们都将在母亲的注视下开成花朵,或者结成豆荚。